



▲劉公島是甲午戰爭的紀念地，圖為劉公島東泓炮台舊址 新華社



▲山東威海劉公島甲午戰爭紀念館遠眺 新華社



▲位於北洋海軍公所舊址東南角的「和平柱」

新華社



▲歷史令人敬畏，時代還在前進，中國終於擁有大國海軍的尊嚴 新華社

前事不忘後事之師

——牢記甲午戰爭歷史(下)

張國良



▲首任總教習琅威理 (Lang William M) 和鄧世昌等「致遠」艦軍官在艦上合影 中國日報網



▲2019年4月23日，慶祝人民海軍成立70周年活動現場，中國某新型核潛艇接受檢閱 新華社

上文提及，日本在瘋狂擴軍備戰的同時，在外交、情報方面做足工夫，輿論方面，日本還利用邀請北洋艦隊兩次赴日訪問，作為其對內進行戰爭動員，對外麻痹清廷朝野的契機。第一次是1886年，北洋艦隊應邀訪問日本長崎，日本當局挑起當地浪人和中國水兵武鬥，刺激日本民族自尊。長崎事件後，日本加速了海軍發展計劃，每年的軍費支出佔整個國家財政總支出11.7%。1891年6月，日本政府又特別邀請北洋艦隊訪問日本馬關、橫濱等地，日本從天皇到政府隆重接待，軍政各界人士紛紛登艦參觀，各大媒體大肆渲染北洋艦隊威勢。通過北洋艦隊長達40天的訪問，日本不僅摸了北洋艦隊的底，而且通過渲染中國威脅，煽起了日本民間以北洋水師為敵的狂熱情緒。北洋艦隊訪問結束不久，日本民間推出了一種模擬海戰的兒童遊戲，名字就叫「擊沉定遠」。日本內閣也隨即提出了大規模購艦造艦的巨額海軍撥款方案。而在大清朝，北洋艦隊在日本揚威，清廷上下得意洋洋，民間大感揚眉吐氣。北洋大臣李鴻章豪言，有了北洋水師，「就渤海門戶而言，已有深固不搖之勢。」他怎麼都想不到3年後就成敗軍之將，屈辱地到北洋艦隊訪日第一站馬關去簽定割地賠款之約。

正是由於日本蓄意的輿論操作和清朝政府的無知自大，直至甲午戰爭開戰前夕，中國全國上下還都對北洋海軍的實力定能蕩平東瀛的說法深信不疑。對於中日開戰，清廷沒有緊迫的思想和輿論準備，朝中大臣言官和朝外清流憤青一片蔑視日本之聲，普遍認為「日本蕞爾島國，不自量力」，「大清行陣齊整，炮台堅固」。當時在中國海關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描繪，當時中國除了千分之一的極少數人以外，其餘九百九十九人都認為大清國定能打败小日本。北洋水師學堂的美國教官回憶，該學堂學生們在中日海軍開戰的半個月前，還在作文《中日朝鮮戰爭》中天真寫道：「日本幾個小島，又小又窮」，「中國泱泱大國，一個人定能打翻五六個小日本。」

國運衰敗 英雄抱恨

蓄謀已久又精心策劃的日本艦隊，終於在1894年7月25日向中國海軍發動突然襲擊，不宣而戰。那天清晨，在朝鮮牙山灣豐島海域，日本聯合艦隊的吉野號等三艘高航速高射速軍艦，突然開炮攻擊清朝往朝鮮運送援軍的高升號運兵船和兩艘護航軍艦。甲午戰爭拉開大幕。

在日本全國全民聚焦打败北洋艦隊的時候，清廷上下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還都集中在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。豐島突然開戰，驕聲悍氣的清廷一片混亂。太后一黨為慈禧60大壽不受衝擊，力主和議。光緒等帝黨雖主戰，但既不懂軍事，又沒有軍權。北洋水師將領主張先發制人，可李鴻章指望尋求洋人調停。朝廷上下，清流成為堅定主戰派，但只是誇誇其談，嘩眾取寵。各方勾心鬥角，戰和一直難定，以至失去部署先機，嚴重影響軍心。此時的日本，為一舉戰勝清朝，進入全國總動員，舉國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全部壓到前線。日本天皇御駕親征，將大本營從東京遷到廣島，他甚

至宣稱自己從此到擊敗大清一天只吃一餐。

甲午海戰最關鍵一戰於1894年9月17日下午在鴨綠江口黃海大東溝海域打響。參戰雙方都投入了主力。日本艦隊軍艦12艘，平均航速19.4節，最高航速24節，火炮268門，最大口徑320，速射炮97門，總兵員3916人；北洋艦隊軍艦10艘，平均航速14.5節，最高航速18節，火炮195門，最大口徑305，速射炮一門都沒有，總兵員2126人。而且，北洋艦隊普遍裝備的是150和210後膛炮，射速為每分鐘1發，主力艦定遠和鎮遠的305主炮射速更慢，每3分鐘才1發。日本聯合艦隊裝備了許多150和120速射炮，射速為每分鐘8至10發。因此，日本艦隊不僅在總數量、總噸位、總兵力上超過北洋艦隊，在航速和火力方面更是佔了絕對優勢。航速快，機動性強；射速快，毀滅性強，中日艦隊總體實力之懸殊，可想而知。

再看雙方艦隊的龍頭旗艦。就在北洋艦隊停止購買軍艦那年，日本海軍為專門對付北洋艦隊旗艦「定遠」和主力艦「鎮遠」，請法國設計自己打造了三艘鐵甲厚、速度快、火力猛的主力艦，其中成為日本艦隊旗艦的松島號參戰時才下水1年，航速16.5節，配備了超大口徑的320主炮1門，120速射炮12門。而北洋艦隊旗艦「定遠」，艦齡已12年，航速14.5節，沒有一門大口徑速射炮，4門305主炮和2門150副炮均為笨重老炮，每3分鐘才射1發炮彈。

落後必捱打，清廷腐敗釀成的苦果在戰一打響就降臨到北洋艦隊頭上。旗艦「定遠」號艦橋被突然向日艦「吉野」開火的大炮震塌，艦隊總督丁汝昌摔下重傷，指揮信旗被毀。儘管丁汝昌帶傷堅守甲板督戰，但他已沒有信旗指揮艦隊。北洋艦隊失去指揮，遭機動性強的日艦繞擊圍攻，陷入苦戰。

可歌可泣的北洋艦隊官兵，毅然扛起「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」的擔當，以年輕的生命為中華民族點亮不屈的榮光。他們用血肉築成海上長城，在血與火中把因政府昏庸造成的被動戰局，譜寫出血染的風采。「致遠號」巡洋艦管帶鄧世昌在軍艦重傷後率艦上252名官兵駛艦全速撞向受創的日軍頭號戰艦「吉野號」，不幸遭數艘日艦圍轟沉沒，鄧世昌殉國時正值45歲生日。「經遠」艦管帶林永升和全艦231名將士，在拚盡彈藥後，同傷毀戰艦一起沉入海底。經過5個多小時搏殺，北洋艦隊以不屈的精神和無畏的氣勢迫使日艦首先收兵。在這場世紀海戰中，北洋艦隊重創日軍旗艦「松島」和主力艦「吉野」等5艦，擊斃「赤城」艦艦長阪元八郎太，斃傷日軍600多人。北洋艦隊損失慘重，5艦沉沒，5

艦重傷，多位精英戰將犧牲，千餘官兵傷亡。戰後日本軍方對戰況進行詳細還原分析時發現，儘管北洋艦隊大炮遠不如日方先進，但命中率不輸日方，只是日艦裝甲堅厚故受傷較輕，而且中方不少炮彈是品質差不爆炸的實心彈，才未能重創甚至擊沉日艦。據日主力艦「吉野」號艦長戰後說，北洋艦隊有一發炮彈擊穿了「吉野」的甲板，但停於輪機艙上沒有爆炸，如果爆炸則不堪設想，甚至改變戰局。那些令北洋水師英靈抱恨的未爆實心彈，至今仍被日軍當作紀念品，豎在日本佐世保舊海軍墓地。

北洋艦隊在大東溝海戰中雖然損失很大，但並未完全戰敗，旗艦「定遠」和主力艦「鎮遠」仍在。然而清朝政府原先大言不慚的文武官員大多變身主降求和，朝廷為保存實力，拱衛京畿，命令北洋艦隊躲入威海衛軍港，「避戰保船」，不准巡海迎敵，把制海權拱手讓給了日本海軍。日軍因此氣焰囂張，水陸並進，很快佔領朝鮮全境，並迅速跨過鴨綠江，進攻中國本土大連旅順。1894年11月21日，日軍攻佔旅順，對城內進行4天3夜的屠殺。據估計死難者達2萬人，全城生還者僅800餘人。據英國人艾倫現場記述：「日本兵用刺刀對所有人兇狠亂刺。在街上行走，腳下到處可踩着屍屍。」那幾天是慈禧太后60大壽慶典，北京紫禁城內張燈結綵，文武百官三跪九叩，規模宏大，極度鋪張奢侈。雖遼東告急文書雪片般飛來，然朝廷下旨「諸事一概延擱不辦」。

1895年初，日本陸軍在山東榮城登陸，配合日本艦隊，海陸夾擊，對北洋艦隊大本營威海衛和劉公島發動最後攻擊。那時山東半島駐有清軍步騎兵約60

個營3萬餘人，威海衛沿岸有23座炮台、160多門大炮，港內北洋艦隊尚有「定遠」、「鎮遠」等各種艦艇26艘，而且就在北京天津門口。周圍清軍完全可以同北洋艦隊同仇敵愾，放手一搏，同日軍進行最後較量，或許還能絕處逢生。但清廷已完全沒有國家民族的意志，軍政大臣忙着議和，不思布防，各地清軍也都軍心動搖，一戰即潰。致使戰局更是急轉直下，北洋海軍陷入四面楚歌、坐以待斃的絕境。

1895年2月3日，日軍佔領北洋海軍衙門所在威海衛及周圍海岸炮台，北洋艦隊指揮部劉公島成為孤島。北洋海軍在孤立無援中拚死抵抗。2月17日夜間，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在彈盡糧絕後拒不降敵，服毒自盡。在此之前他已命令炸毀所有艦艇，「定遠」艦管帶劉步蟾在奉命炸沉「定遠」後自殺殉國。北洋水師至此全軍覆沒。

記取歷史 面向未來

清政府十分害怕戰爭繼續，日軍打進北京，急忙請求歐美列強調停，表示為停戰議和，可不惜任何代價。1895年3月，清廷按照日本的指定，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，並以美國前任國務卿科士達為顧問，前往日本馬關（今下關）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開啟和談。

1895年4月17日，李鴻章同伊藤博文簽訂喪權辱國的《馬關條約》，清朝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列島，賠款白銀2億兩。李鴻章這次同伊藤博文簽約，離他們在天津簽約相隔正好10年，當時李鴻章對日本必強的預言一語成讖。但他不知道當時伊藤博文對清朝也有不幸言中的預言。當時日本有人擔心清朝數年後會強大，伊藤博文不屑地預言：此事直可不慮，清朝還在靠科舉制度選拔文官，靠比試傳統武器選拔武將，所取非所用。所謂圖強，皆空言也！事實是，滿身沉疴痼疾仍諱疾忌醫的大清朝，衰敗得比伊藤博文所料還快得多。

在馬關簽約後，55歲的伊藤博文對73歲的李鴻章揶揄道：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，談不成就要打，如今真的打了，結果怎樣呢？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，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，否則我國必定後來居上，如今十年過去，我的話應驗了吧？李鴻章無言以對，只得嘆氣說：改革內政，非不欲做。惟自慚心有余，而力不足矣。據說李鴻章曾反問伊藤博文，如我們兩人易地相處會如何？伊藤沉吟良久才回道，你在日本一定會比我幹得好，我在中國就不一定幹得比你你好。

2017年5月3日晚，北京首演以中日簽定《馬關條約》為背景的歷史大劇《李鴻章對話伊藤博文》。話劇描述了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幾次對話，演出轟動

一時。劇評認為，編劇站在當下角度回顧歷史，發出了關於家國與人生的詰問。通過此劇，觀眾圍觀的不僅僅是歷史，更有兩個國家，兩種人生的興與衰，榮與辱，領悟一國為何興，一人何以辱。觀後均可如醍醐灌頂，如大夢方醒！

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

以史為鑒，可以知興替。翻開歷史，可以赫然看到，甲午戰爭前1200多年的唐朝，中日之間也有一場大規模海戰，結果截然不同。公元663年8月，也是因為朝鮮問題，也是在朝鮮附近海域，日本（當時還叫倭國）軍隊42000人，戰船1000餘艘，對唐朝軍隊1萬3千人，戰船170艘，在白江口（今韓國錦江入海口）發生空前規模海戰。唐軍大勝數倍於己的日軍，日軍傷亡慘重，戰船全部被毀。此次戰役是中日兩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海戰，唐軍的勝利奠定了此後1000多年間東亞地區的政治、經濟與文化格局。日本在此後不僅千年未再對中國開戰，而且持續大量派人到中國全面學習，一度成為縮微版的唐朝。

甲午戰爭撼動了東亞千年政治格局，改變了中日兩個民族的歷史走向。日本取代了中國在東方的強國地位，加速走向軍國主義，瘋狂發動侵略戰爭，給中日兩國人民及亞洲各國帶來巨大災難。正如清末維新派代表梁啟超所說，喚醒吾國四千年之大夢，實自甲午一役也！

中華民族飽經屈辱，知恥而醒，推翻帝制，建立共和，催生了中國共產黨，誕生了新中國。改革開放後的中國，更迅速崛起，超越日本，成為新千年的東方強國。

甲午海戰中，有一位在北洋艦隊「鎮遠」號上以大副身份參戰的美國人，叫馬吉芬，是1885年在美國海軍學校畢業後志願來華加入北洋水師的。他在大東溝海戰中身受重傷，獲清廷賞項帶花翎。北洋艦隊全軍覆滅後，他回到美國，帶著傷痛到處演講，宣傳中國海軍的英勇正氣。兩年後，馬吉芬在丁汝昌等北洋艦隊將領盡忠報國的忌日，為北洋水師的不幸遭遇悲憤自殺。按馬吉芬遺囑，他入殮時身着北洋海軍軍官制服，棺木上覆蓋北洋水師軍旗黃龍旗，墓碑上同時雕刻中美兩國國旗，黃龍旗還壓在星條旗之上。馬吉芬父親為馬吉芬寫下墓誌銘：「謹立此碑以紀念一位雖然深愛自己祖國，卻把生命獻給了另一面國旗的勇士。」馬吉芬曾在回憶甲午海戰的遺作《鴨綠江外的海戰》中寫道，我看到了大清勇士們的勇猛，同時也看到了中國這個雖然沒落了帝國，還將有一天會崛起於東方。馬吉芬在天之靈，終於得到告慰。

在日本福岡，有一座用「定遠」艦殘骸修建的定遠館，但前往參觀者寥寥，因為傳說館內夜間不時會隱隱有北洋水師官兵的喊殺之聲。建議去日本的中國遊客真應該前往，憑弔含恨抱屈的英雄，咀嚼千年悲傷的歷史。習近平主席說過，「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，最好的清醒劑。」同歷史對話，才能夠更好看清世界，認識自己；記取過去，面向未來。

（作者為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；文中部分小題為編者所加，全文完）